

# 機械逃兵，醫療老兵！

• 陳火木

**每**當我必須用帶著忐忑不定的心，用微笑的面容，堅定沈穩的語氣，與患者及家屬共同承擔生死交關的壓力時，我就會想，我幹嘛不去修理機器要來修理人呢？

民國六十五年夏天，我在聯考的表現讓我成為交大機械的新鮮人，還是在台第一屆。考上前除了字義，實在不明白機械系的內容。

考上後還是不解，因為沒有學長。在那個科技報國的年代裡，沒有太多意外與掙扎，一切隨俗進入理工領域。

第一任系主任，整頭漂亮銀髮，一副學者派頭。是大陸交大機械學長，從英國回來客座一年，一年後又回英國去了。送別晚會中，同學黃章貴吹笙相送，吹到一半，可能真的忘曲了，就說「老師沒有教完」，然後鞠躬下台，全場哄笑，只有系主任一臉尷尬。

第二任系主任是翁政義教授，後來曾任成大校長，國科會主委。他的工程數學教得很好。大概是很用力教，上課表情看起來總是很痛苦，當然同學的成績也沒有太快樂，整個系風讀起來有點悶。大二、大三開始學熱力，流力，製造，材料等專業科目，對機械系畢業後是做什麼才稍有認識。大四時想改讀企管，所以畢業前去考交大管理科學研究所，可惜差了幾分沒考上，只好從軍去。



六、七年代的交大校園，作者提供

退伍後，很容易找到一家中型通信製造公司，進入技術部門工作，技術室只有四個人。一個高工畢，主導現場製程的青年才俊。一個受日式教育的老技師，一個逢甲機械碩士，一個就是我。我的工作就是翻譯交換式電話機的技術手冊，英翻中。現場技工不懂英文技術手冊，我直譯有時也搞不懂真正的技術內容。如此混了半年，覺得也不是辦法，可能無啥前途，不如出國留學算了。當時認為台灣許多工廠多日本技術合作，可能很需要會日文的機械人才，因此決定到日本讀書，走一條與留美不同的路。



在窗臺上曬運動衣褲的日子。左起：沈穎林、陳火木、林瑞興學長，作者提供

民國71年底先到日本修日文，再找機會進研究所，在日本修日文的半年中，認識台灣來的黃醫師，因為想到日本醫院訓練，也先來讀日文。異國無友，常與他聊天，聽他講一些工作甘苦，覺得很有意思。正好那時台灣開辦公費學士後醫學系，他建議我去考考看。當時我大哥在台已完成住院醫師訓練，升任主治醫師，他也鼓勵我報考。我想日本的生活費與學費實在太高，老是仰仗家中也不是辦法，於是決定回台應試。

民國72年3月底返台，惡補了三個月從未念過的生物，有機化學，加上原來學過的物理，微積分，國文，英文，國父思想等。結果真的考上台大學士後醫學系，從此棄工就醫，生涯大轉彎。

回想生涯轉彎的原因可能很多，但是乏人指引，看不到典型，使我對機械遠景始終模糊不清。反倒是醫學經由兩個先輩指引，我看到了一條筆直的大路。經過近三十年的經營，交大機械系友四散開花，已經足為學弟「典型」。本該為開路先鋒的我，卻成了逃兵，有些慚愧，不過這也算是一條另類的路吧。

陳火木學長小檔案：

交大機械系69級畢

台大學士後醫學系畢 現任：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婦幼院醫外科主任